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元史卷一百八十七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七十四

烏克遜良楨

烏克遜良楨字幹卿世次見父澤傳資器絕人好讀書
至治二年陰補江陰州判官尋丁內艱服除調婺州武
義縣尹有惠政改漳州路推官獄有疑者悉平反之上

言律徒者不杖今杖而又徒非恤刑意宜加徒減杖遂
定為令移泉州益以能稱轉延平判官拜陝西行臺監
察御史劾遼陽行省左丞相達實特穆爾賣國不忠援
漢高帝斬丁公故事以明人臣大義并劾御史中丞胡
居祐奸邪皆罷之中外震懾陞都事猶以言不盡行解
去復起為監察御史良楨以帝方覽萬幾不可不求賢
自輔於是連疏天厯數年間紀綱大壞元氣傷夷天祐
聖明入膺大統而西宮秉政奸臣弄權畜憾十有餘年

天威一怒陰晦開明以正大名以章大孝此誠兢兢業業祈天永命之秋其術在乎敬身修德而已今經筵多領以職事臣數日一進講不踰數刻已罷而脅御小臣恒侍左右何益於盛德哉臣願招延儒臣若許衡者數人寘於禁密常以唐虞三代之道啟沃宸衷日新其德實萬世無疆之福也又以國俗父死則妻其後母兄弟死則收其妻父母死無憂制遂言綱常皆出於天而不可變議法之吏乃言國人不拘此例諸國人各從本俗

是漢南人當守綱常國人諸國人不必守綱常也名曰
優之實則陷之外若尊之內寔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
國人者不若漢南人之厚也請下禮官有司及右科進
士在朝者會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從禮制以成列聖
未遑之典明萬世不易之道又言隱士劉因道學經術
可比許文正公衡從祀孔子廟庭皆不報御史臺作新
風憲復疏其所當行者以舉賢才為綱而以厚風俗均
賦役重審理汰冗官選守令出奉使均公田為目指撻

剗切雖觸忌諱亦不顧也官者哈沙嬖妾殺其妻糜其肉飼犬上疏乞正重刑并論官寺結廷臣撓政為害可汰黜之愴佞側目至正四年召為刑部員外郎轉御史臺都事五年改中書左司都事出為江東道肅政廉訪司副使上官一日辭歸六年授平江路總管不拜八年復召為右司員外郎九年陞郎中尋遷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未行還為郎中遷福建道肅政廉訪使中道召還參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官十一年拜治書侍御史陞中

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十三年陞右丞兼大司農卿
仍同知經筵事時中書參用非人事多異同不得一一
如志會軍餉不給請與右丞烏蘭哈達主屯田歲入二
十萬石東宮久未建懇懇為言車駕幸上都始冊皇太
子立詹事院驛召為副詹事每直端本堂則進正心誠
意之說親君子遠小人之道皇太子嘉納焉當時盜賊
蠭起帝聞惡之下詔分付必盡誅而後已良楨言平賊
在收人心以回天意多殺非道也乃赦以安之十四年

遷淮南行省左丞初泰州賊張士誠既降復叛殺淮南
行省參知政事趙璉進據高郵六合詔太師托克托總
諸王軍南征而良楨洎參議龔伯璉刑部主事廬山等
從之既平六合垂克高郵會詔罷托克托兵柄遂有上
變告伯璉等勸托克托勒兵北向者下其事逮問詞連
良楨簿對無所驗即日還中書左丞命分省彰德主調
軍食居半歲還中書十六年進階榮祿大夫賜玉帶一
十七年除大司農明年陞右丞兼大司農辭不允論罷

陷賊延坐之令有惡少年誣知宜興州張復通賊中書
將籍其孥吏抱案請署良楨曰手可斷案不可署同列
變色卒不署良楨自左曹登政府多所建白罷福建山
東食鹽浙東西長生牛租瀕海被灾圍田稅民皆德之
嘗論至正格輕重不倫吏得並緣為奸舉明律者數人
參酌古今重定律書書成而罷家居輒訓諸子曰吾無
過人者惟待人以誠人亦以誠遇我汝宜志之晚歲病
瘠數謁告病益侵遂卒自號約齋有詩文奏議凡若干

卷藏于家

賈魯

賈魯字文恒河東高平人幼負志節既長謀畧過人延祐至治間兩以明經領鄉貢泰定初恩授東平路儒學教授辟憲史歷行省掾除潞城縣尹選丞相東曹掾擢戶部主事未上一日覺心悸尋得父書筆勢顫縮即辭歸比至家父已有風病未幾卒魯居喪服闋起為太醫院都事會詔修遼金宋三史召魯為宋史局官書成選

魯燕南山東道奉使宣撫幕官考績居最遷中書省檢校官上言十八河倉近歲淪沒官糧百三十萬斛其弊由富民兼并貧民流亡宜令先正經界然事體重大非處置盡善不可輕發書累數萬言切中其弊俄拜監察御史首言御史有封事宜專達聖聰不宜臺臣先有所可否陞臺都事遷山北廉訪副使復召為工部郎中言考工一十九事至正四年河決白茅堤又決金堤並河郡邑民居昏墊壯者流離帝甚患之遣使體驗仍督大

臣訪求治河方畧特命魯行都水監魯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復數千里備得要害為圖上進二策其一議脩築北堤以制橫潰則用力省其一議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功數倍會遷右司郎中議未及竟其在右司言時政二十一事皆見舉行調都漕運使復以漕事二十事言之朝廷取其八事一曰京畿和糴二曰優恤漕司舊領漕戶三曰接運委官四曰通州總治豫定委官五曰船戶困於埧夫海運壞於埧戶六曰疏濬運

河七曰臨清運糧萬戶府當隸漕司八曰宣忠船戶付
本司節制事未盡行既而河水北侵安山淪入運河延
袤濟南河間將隳兩漕司鹽場寶妨國計九年太傅右
丞相托克托復相論河決思拯民艱以塞詔旨乃集廷
臣羣議言人人殊魯昌言河必當治復以前二策進丞
相取其後策與魯定議且以其事屬魯魯固辭丞相曰
此事非子不可乃入奏大稱帝旨十一年四月命魯以
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以銀章領河南北

諸路軍民發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一十五萬廬州等
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官咸稟
節度便宜興繕是月鳩工七月鑿河成八月決水故河
九月舟楫通十一月諸埽諸堤成水土工畢河復故道
事見河渠志帝遣使報祭河伯召魯還京師魯以河平
圖獻帝適覽臺臣奏請褒托克托治河之績次論魯功
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賞賚金帛勅翰林承旨歐
陽玄梨河平碑以旌托克托勞績具載魯功且宣付史

館并贈魯先臣三世尋拜中書左丞從托克托平徐州
托克托既旋師命魯追餘黨分攻濠州同平章伊徹察
喇督戰魯誓師曰吾奉旨統八衛漢軍頓兵于濠七日
矣爾諸將同心協力必以今日巳午時取城池然後食
魯上馬麾進抵城下忽頭眩下馬且戒兵馬弗散病愈
亟却藥不肯汗竟卒于軍中年五十七十三年五月壬
午也伊徹察喇躬為治喪選士護柩還高平有旨賜交
鈔五百錠以給塋事子禎

遂魯曾

遂魯曾字善止脩武人性剛介通經術中天厯二年進士第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辟御史臺掾掌機密監察御史劾中丞史顯夫簡傲魯曾開寶封於大夫前曰中丞素持重不能與人周旋御史以人情劾之非公論由是皆知其直除太常博士武宗一廟未立后主配享集羣臣廷議之魯曾抗言先朝以武宗皇后珍格無子不為立主時巴延為右丞相以為明宗之母伊奇哩氏可

以配享徽政院傳太后旨以文宗之母唐古氏可以配
享巴延問魯曾曰先朝既以珍格皇后無子不為立主
今所立者明宗母乎文宗母乎對曰珍格皇后在武宗
朝已膺玉冊則為武宗皇后明宗文宗二母后固為妾
也今以無子之故不為立主以妾后為正宮是為臣而
廢先君之后為子而追封先父之妾於禮不可且燕王
垂即位追廢其母后而立其生母為后以配享先王為
萬世笑豈可復蹈其失乎集賢大學士陳顥素嫉魯曾

出曰唐太宗冊曹王明之母為后是亦二后也豈不可
乎魯曾曰堯之母為帝嚳庶妃堯立為帝未聞冊以為
后而配嚳皇上為大元天子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邪
衆服其議而巴延黷之遂以珍格皇后配焉復拜監察
御史劾塔斯哈雅昂吉爾太尉衮布巴勒右丞烏德美
刑部尚書吉達布監察御史哈喇誇勒哲伊嚕布哈院
使呂思誠郎中皆黜之八人之中惟思誠少過亦變祖
宗選法餘皆巴延之黨朝廷肅然除樞密院都事上言

前巴延專殺大臣其黨利其妻女巧誣以罪今大小官
及諸人有罪止坐其身不得籍其妻女剡王為巴延構
陷妻女流離當雪其無辜給復子孫從之除刑部員外
郎悉辨正橫罹巴延所誣者遷宗正府郎中出為遼陽
行省左右司郎中除僉山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入為禮
部郎中至正十二年丞相托克托討徐州賊以官軍不
習水土募瀕海鹽丁為軍乃超遷魯曾資善大夫淮南
宣慰使領征討事遣其募鹽丁五千人從征徐州平繼

使領所部軍討淮東卒于軍

貢師泰

貢師泰字泰甫寧國之宣城人父奎以文學名家延祐至治間官京師為集賢直學士卒諡文靖師泰早肄業國子學為諸生泰定四年釋褐出身授從仕郎太和州判官丁外艱改徽州路歙縣丞江浙行省辟為掾尋以土著自劾去大臣有以其名聞者擢應奉翰林文字丁內艱服闋除紹興路總管府推官郡有疑獄悉為詳讞

而剖決之山陰白洋港有大船飄近岸史甲二十人適取鹵海濱見其無主因取其篙櫓而船中有二死人有徐乙者怪其無物而有死人稱為史等所劫史傭作富民高丙家事遂連高史既誣服高亦就逮師泰密詢之則里中沈丁載物抵杭而回漁者張網海中因盜網中魚為漁者所殺史實未嘗殺人奪物高亦弗知情其寃皆白游徼徐裕以巡鹽為名肆暴村落間一日遇諸暨商奪其所賣錢撲殺之投尸於水走告縣曰我獲私鹽

犯人畏罪赴水死矣官驗視以有傷疑之遂以疑獄釋
師秦追詢覆按之具得裕所以殺人狀復俾待報餘姚
孫國賓以求盜獲姚甲造偽鈔受賕而釋之執高乙魯
丙赴有司誣以同造偽高嘗為姚行用實非自造孫既
舍姚因加罪於高而魯與孫有隙故并連之魯與高未
嘗相識也師秦疑高等覆造不合以孫詰之辭屈而情
見即釋魯而加高以本罪姚遂處死孫亦就法其於冤
獄詳讞之明多類此以故郡民自以不冤治行為諸郡

第一考滿復入翰林為應奉預修后妃功臣列傳事畢
遷宣文閣授經郎歷翰林待制國子司業擢禮部郎中
再遷吏部拜監察御史自世祖以後省臺之職南人斥
不用及是始復舊制於是南士復得居省臺自師泰始
時論以為得人至正十四年除吏部侍郎時江淮兵起
京師食不足師泰奉命和糴于浙右得糧百萬石以給
京師遷兵部侍郎朝廷以京師至上都驛戶凋弊命師
泰巡視整飭之至則歷究其病原驗其貧富而均其徭

役數十郡之民賴以稍蘇豪貴以其不利於已深嫉之
然莫能有所中傷也會朝廷欲仍和糴浙西因除師泰
都水庸田使十五年庸田司罷擢江西廉訪副使未行
遷福建廉訪使居亡何除禮部尚書時平江缺守廷議
難其人師泰又以選為平江路總管其年冬甫視事張
士誠自高郵率衆渡江直抵城下攻圍甚急明年春守
將弗能支斬關遁去師泰領義兵出戰力不敵亦懷印
綬棄城遁匿海濱者久之士誠既納降江浙行省丞相

達實特穆爾以便宜授師泰兩浙都轉運鹽使至則剔其積蠹通其利源大課以集國用資之丞相復承制除師泰江浙行省參知政事二十年朝廷除戶部尚書俾分部閩中以閩鹽易糧由海道轉運給京師凡為糧數十萬石朝廷賴焉二十二年召為秘書卿行至杭之海寧得疾而卒師泰性倜儻狀貌偉然既以文字知名而於政事尤長所至績效輒暴著尤喜接引後進士之賢不問識不識即加推轂以故士譽翕然咸歸之有詩文

若干卷行於世

周伯琦

周伯琦字伯溫饒州人父應極至大間仁宗為皇太子
召見獻皇元頌為言於武宗以為翰林待制後為皇太
子說書日侍英邸仁宗即位遷集賢待制終池州路同
知總管府事伯琦自幼從宦游京師入國學為上舍生
積分及高等去以蔭授將仕郎南海縣主簿三轉為翰
林修撰至正元年改奎章閣為宣文閣藝文監為崇文

監伯琦為宣文閣授經郎教戚里大臣子弟每進講輒稱旨且日被顧問帝以伯琦工書法命篆宣文閣寶仍題扁宣文閣及摹王羲之所書蘭亭序智永所書千文刻石閣中自是累轉官皆宣文崇文之間而眷遇益隆矣帝嘗呼其字伯溫而不名會御史奏風憲宜用近臣特命僉廣東廉訪司事八年召入為翰林待制預修后妃功臣列傳累陞直學士十二年有旨令南士皆得居省臺除伯琦兵部侍郎遂與貢師泰同擢監察御史兩

人皆南士之望一時榮之時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以大軍南討而失律喪師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劉希曾等十人共劾奏之伯琦乃劾希曾等越分干譽希曾等皆坐左遷補郡判官由是公論不與十三年遷崇文太監兼經筵官代祀天妃丁內艱十四年起復為江夏肅政廉訪使長檜索諾木巴勒陷寧國伯琦與僚佐倉皇出見之尋遁走至杭州除兵部尚書未行改浙西肅政廉訪使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余觀糾言伯琦失陷寧國宜

正其罪十七年江浙行省丞相達實特穆爾祿制假伯琦參知政事招諭平江張士誠士誠既降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亦辯釋伯琦罪除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士誠留之未行拜資政大夫江浙行省左丞於是留平江者十餘年士誠既滅伯琦乃得歸鄱陽尋卒伯琦儀觀溫雅粹然如玉雖遭時多艱而善於自保博學工文章而尤以篆隸真草擅名當時嘗著六書正譌說文字原二書又有詩文藁若干卷

吳當

吳當字伯尚澄之孫也當幼承祖訓以穎悟篤實稱長
精通經史百家言侍其祖至京補國子生久之澄既捐
館四方學子從澄遊者悉就當卒業焉至正五年以父
文蔭授萬億四庫照磨未上用薦者改國子助教勤講
解嚴肄習諸生皆樂從之會詔修遼金宋三史當預編
纂書成除翰林修撰七年遷國子博士明年陞監丞十
年陞司業明年遷翰林待制又明年改禮部員外郎十

三年擢監察御史尋復為國子司業明年遷禮部郎中
又明年除翰林直學士時江南兵起且五年大臣有薦
當世居江西習知江西民俗且其才可任政事者詔特
授江西肅政廉訪使偕江西行省參政和尼齊兵部尚
書黃昭招捕江西諸郡便宜行事當以朝廷兵力不給
既受命至江南即召募民兵由淞入閩至江西境建昌
界招安新城孫塔擒殄李三道路既通乃進攻南豐渠
兇鄭天瑞遁鄭原自刎死十六年調檢校章迪率本部

兵與黃昭夾攻撫州勦殺首寇胡志學進兵復崇仁宜黃於是建撫兩郡悉定是時參知政事托迪總兵撫建積年無功因忌當屢捷功在已上又以為南人不宜總兵則搆為飛語謂當與黃昭皆與寇通有旨解二人兵柄除當撫州路總管昭臨江路總管並供億平章和尼齊軍和尼齊殺當從事官范淳及章迪將士皆憤怒不平當諭之曰上命不可違也而和尼齊又上章言二人者難任牧民尋有旨當與昭皆罷總管除名十八年和

尼齊自瑞州還龍興當昭皆隨軍不敢去先是當與昭平賊功狀自廣東由海道未達京師而托迪和尼齊等公牘乃先至故朝廷責當昭皆左遷及得當昭功狀乃始知其誣詔拜當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昭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命未下而陳友諒已陷江西諸郡和尼齊棄城遁當乃戴黃冠着道士服杜門不出日以著書為事友諒遣人辟之當臥床不食以死自誓乃舁床載之舟送江州拘留一年終不為屈遂隱居廬陵吉水

之谷坪逾年以疾卒年六十五所著書有周禮纂言及
學言彙

元史卷一百八十七

元史卷一百八十七考證

烏克遜良楨傳陞右丞

按宰相年表良楨自十三年

至十七年終于左丞又順帝本紀十八年議團結西

山寨命右丞達實特穆爾左丞烏克遜良楨總行提

調是十八年尚為左丞也與傳俱不合

周伯琦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劉希曾等十人共劾之

按本紀及托克托傳皆作十二人與此互異

欽定四庫全書

元史卷一百八十八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七十五

董搏霄

弟昂霄

董搏霄字孟起磁州人由國子生辟陝西行臺掾時天大旱從侍御史郭貞讞獄華陰縣有李謀免累殺商賈於道為賊十五年至百餘事事覺獄已具賄賂有司謂

徒黨未盡獲五年不決人皆以為憤搏霄知之以言於
貞即以尸諸市中天乃大雨授四川肅政廉訪司知事
除涇陽縣尹入為戶部主事陞員外郎拜監察御史又
出僉遼東肅政廉訪司事歷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遷
浙東宣慰副使其歷官所至往往理冤獄革弊政才譽
益著稱于時至正十一年除濟寧路總管奉旨從江浙
平章嘉理進征安豐兵至合肥定林站遇賊大破之時
朱臯固始賊復猖獗軍少不足以分討有大山民砦及

芍陂屯田軍搏霄皆獎勞而約束之遂得障蔽朱臯我
軍屯朱家寺賊至追殺之乃遣進士程明仲往諭賊中
招徠者千二百家因悉知其虛實夜縛浮橋於淝水既
渡賊始覺賊衆數萬據礪南我軍渡者輒為其所敗搏
霄乃麾騎士別渡淺灘襲賊後賊回東南向與騎士迎
敵搏霄忽躍馬渡礪揚言於衆曰賊已敗諸軍皆渡一
鼓而擊之賊大敗亟追殺之相藉以死者二十五里遂
復安豐十二年有旨命搏霄攻濠州又命移軍援江南

遂渡江至湖州德清縣而徽饒賊已陷杭州嘉瑋問搏
霄計搏霄曰賊皆野人見杭州子女玉帛非平日所有
必縱慾不暇為備宜急攻之今欲退保湖州設使賊乘
銳直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為矣嘉瑋猶豫未決而諸將
亦難其行搏霄正色曰江浙相君方面既陷於賊今可
取而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諸君荷國厚恩
而臨難苟免今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計乃決遂進
兵杭城賊迎敵至鹽橋搏霄麾壯士突前斬殺數級而

諸軍相繼夾擊之凡七戰追殺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
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
次第以平搏霄亦受代去徽饒賊復自昱嶺闖寇於潛
行省乃假搏霄為參知政事俾復提兵討之搏霄曰必
欲除殘去暴所不敢辭若假以重爵則不敢受即日引
兵至臨安新溪是為入杭要路既分兵守之而始進兵
至呌口及虎檻遇賊皆大破之追殺至於潛遂復其縣
治既又克復昌化縣及昱嶺闖降賊將潘大猷二千人

賊又有犯千秋關者搏霄還軍守於潛而賊兵大至焚
倚郭廬舍搏霄按兵不動左右請出兵搏霄曰未也遣
人執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為怯必少懈伺其有
間則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皆授以火礮復約曰見旗
動礮即發已而旗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數千級遂復
千秋關未幾賊復攻獨松百丈幽嶺三關搏霄乃先以
兵守多溪多溪三關要路也既又分為三軍一出獨松
一出百丈一出幽嶺然後會兵擣賊巢遂乘勝復安吉

七戰而克之賊將以其徒來降者數百人既數日賊復來窺獨松搏霄即以兵守苦嶺及黃沙嶺賊帥梅元來降且言復有帥十一人欲降者即遣偏將余思忠至賊砦諭之賊皆入暗室潛議思忠持火投入室內拔劍語衆曰元帥命我來活汝汝復何議已而火起焚其砦叱賊黨散去而引賊帥來降明日進兵廣德克之有斬賊與饒池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以兵擊之已而妖霧開豁諸伏兵皆起襲賊兵後賊

大潰亂斬首數萬級擒千餘人獲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遂平徽州十四年除水軍都萬戶俄陞樞密院判官從丞相托克托征高郵分戍鹽城興化賊巢在大縱德勝兩湖間凡十有二悉平之即其地築芙蓉砦賊入輒迷故道盡殺之自是不復敢犯賊恃習水渡淮北據安東州搏霄招善戰者五六百人與賊戰安東之大湖大敗之遂復安東十六年勦平北沙廟灣沙浦等砦尋又進兵泗州不利賊乘勝東下斷我軍糧道乃回軍屯北沙

糧且絕與賊死戰凡七晝夜賊敗走奪賊船七十餘乃得渡淮保泗州時方暑雨湖水溢諸營皆避去而搏霄獨守孤城賊環繞數十里攻之搏霄坐城上遣偏將以騎士由四門突出賊後約曰旗一麾即還既而旗動騎士還步卒自城中出夾擊之賊大敗然賊若猶阻西行之路乃結陣而往翊以奇兵轉戰數十合軍始得至海寧朝廷嘉其功陞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搏霄建議于朝曰淮安為南北襟喉江淮要衝之地其地一失兩淮

皆未易復也則救援淮安誠為急務為今日計莫若於
黃河上下并瀕淮海之地及南自沐陽北抵沂莒贛榆
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就三十里中又
設一小砦使斥堠烽燧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
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此善戰者
所以常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海寧一境不通
舟楫軍糧惟可陸運而凡瀕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
宜加存撫權令軍人搬運其陸運之法每人行十步三

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
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
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
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
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
也又江淮流移之民并安東海寧沐陽贛榆等州縣俱
廢其民壯者既為軍老弱無所依歸者宜設置軍民防
禦司擇軍官材堪牧守者使居其職而藉其民以屯故

地於是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禦
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十七年毛貴陷益都
般陽等路有旨命搏霄從知樞密院事布呼齊討之而
濟南又告急搏霄乃提兵援濟南賊衆自南山來攻濟
南望之兩山皆赤搏霄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
衆悉來鬪騎兵少卻至礮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又
大出大破之而般陽賊復約泰安之黨踰南山來襲濟
南搏霄列兵城上弗為動賊夜攻南門獨以矢石禦之

黎明乃默開東門放兵出城後既旦城上兵皆下大開
南門合擊之賊敗走復追殺之賊衆悉無遺者於是濟
南始寧詔就陞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
元帥仍賜上尊金帶楮幣名馬以勞之有疾其功者譖
於總兵太尉努都爾噶令搏霄依詔從布呼齊征益都
搏霄即出濟南城屬老且病請以其弟昂霄代領其
衆朝廷從之授昂霄淮南行樞密院判官未幾有旨命
搏霄守河間之長蘆十八年搏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

濟南必不可保既而濟南果陷搏霄方駐兵南皮縣之魏家莊適有使者奉詔拜搏霄河南行省右丞甫拜命毛貴兵已至而營壘猶未完諸將謂搏霄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我受命至此當以死報國耳因拔劍督兵以戰而賊衆突至搏霄前猝而問曰汝為誰搏霄曰我董老爺也衆刺殺之無血惟見其有白光衝天是日昂霄亦死之事聞贈宣忠守正保節功臣榮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定昂霄贈推誠孝

節功臣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隴西郡侯謚忠毅搏霄早以儒生起家輒為能吏會天下大亂乃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略有大過人者而當時用之不能盡其才君子惜之

劉哈喇布哈

劉哈喇布哈其先江西人倜儻好義不事家產有古俠士風居燕趙有年遂為特默齊軍戶至正十二年潁亳盜起詔以台哈布哈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總兵討之

哈喇布哈上書陳十事其七言兵機及攻守方略台哈布哈大喜即僻為掾未幾除左右司都事台哈布哈以哈喇布哈嘗為特默齊有膂力善騎射俾統前八翼軍為先鋒將明號令信賞罰士皆樂為之用而料敵成敗所向無失是時達實巴圖爾軍潰于長葛收集散卒復屯中年哈喇布哈軍於汴梁南彭子岡有自長葛來者言總兵官已為賊所敗次中年哈喇布哈曰賊既捷兵必再至我不可不往援遂整兵而前既而有使馳報夜

四鼓賊從洧川渡河未知其所向哈喇布哈曰是必襲達實巴圖爾營耳我行已緩不及事不若以精銳斷賊歸路覆之必矣於是領軍徐行天未明伏軍其歸路賊果襲達實巴圖爾營大掠輜重而回哈喇布哈伏軍四起賊大敗盡俘獲之當是時達實巴圖爾雖以平章政事總大兵而哈喇布哈功名與之相埒十八年山東毛貴率其賊衆由河間趨直沽遂犯灤州至棗林已而略柳林逼畿甸樞密副使達國珍戰死京師人心大駭在

廷之臣或勸乘輿北巡以避之或勸遷都關陝衆議紛然獨左丞相太平執不可哈喇布哈時為同知樞密院事奉詔以兵拒之與之戰于柳林大捷貴衆悉潰退走據濟南京師遂安哈喇布哈之功居多哈喇布哈後遷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以卒初哈喇布哈與信州人俛晦字孟晰同事台哈布哈為掾史晦涉書史精文墨機識警敏台哈布哈深委任之言無不從而哈喇布哈或有所論白多沮不行由是心銜台哈布哈及台哈布哈事

敗走詣哈喇布哈求援而哈喇布哈不能曲為保全乃縛台哈布哈送京師致之死地君子以是少之

王英

王英字邦傑益都人性剛果有大節膂力絕人善騎射襲父職為莒州翼千戶父子善用雙刀人乃號之曰刀王至元二十九年江西行樞密院命帥師南雄討賊邱太老賊六百餘人突至英與戰殺其渠帥劉把東獲九十餘人元貞元年從左丞董士選討大山賊劉貴擒之

二年討永新安福二州賊餘黨皆息延祐二年寧都賊起行省命英率各萬戶軍討之賊勢甚張英屢戰皆勝斬獲不可勝數積屍盈野水為不流行省平章李世安遣英迂江浙平章張閭所領軍於閩境至木麻坑擒賊蔡五九又追賊至上虎嶂遇賊三千餘人盡殲之至治元年以大臣薦授忠武校尉益都淄萊萬戶府副千戶天歷元年授宣武將軍至順二年行省命英招捕桂陽州賊張思進等二千人英至布以威信皆相率請降元

統元年授懷遠大將軍同知海北海南道宣慰使司事
至元三年萬安軍賊吳汝期等作亂聚衆三千人英至
賊皆就擒未幾李志甫起漳州劉虎仔起潮州詔命江
西行省右丞雅克特穆爾討之方是時英已致仕平章
政事巴咱爾謂僚佐曰是雖鼠竊狗偷非刀王行不可
其人雖投老必可以義激乃使迎致之英曰國家有事
吾雖老其可坐視乎據鞍橫槊精神飛動馳赴焉及賊
平英功居多至正中毛貴陷益都英時年九十有六乃

謂其子弘曰我世受國恩美官厚祿備嘗享之今老矣縱不能事戎馬以報天子尚忍食異姓之粟以求生乎水漿不入口者數日遂卒毛貴聞之使具棺衾以葬將歛舉其尸不動焚香祝曰公子弘請公歸葬先塋祝畢尸遂起觀者莫不驚異山東宣慰使布延布哈及憲司請恤典于朝有曰不食寇粟餓死芹泉有夷齊之風為臣之清者也芹泉谷名英所居也

舒穆魯宜孫

穆爾古蘇

舒穆魯宜孫字申之其先遼之德爾吉人五世祖額森
事太祖為御史大夫自有傳額森之曾孫曰繼祖字伯
善襲父職為沿海上副萬戶初以沿海軍分鎮台州皇
慶元年又移鎮婺處兩州馭軍嚴肅平寧都寇有戰功
且明達政事講究鹽策多合時宜為學本於經術而兼
通名法縱橫天文地理術數方技釋老之說見稱薦紳
間宜孫其子也宜孫性警敏嗜學問於書務博覽而長
於詩歌常借嫡弟厚孫廕襲父職為沿海上副萬戶守

處州及弟長即讓其職還之退居台州至正十一年方國珍起海上江浙行省檄宜孫守溫州宜孫即起任其事其年閩寇犯處州復檄宜孫以兵平之以功陞浙東宣慰副使分府于台州頃之處之屬縣山寇並起宜孫復奉省檄往討之至則築處州城為禦敵計十七年江浙行省左丞相達實特穆爾承制陞宜孫行樞密院判官總制處州分院治于處又以江浙儒學副提舉劉基為其院經歷蕭山縣蘇友龍為照磨而宜孫乃又辟郡

人胡深葉琛章溢參謀其軍事處為郡山谷聯絡盜賊
憑據險阻輒竊發不易平治宜孫用基等謀或擣以兵
或誘以計未幾皆殲殄無遺類尋陞同僉行樞密院事
當是之時天下已多故所在守將各自為計相保守於
是浙東則宜孫在處州穆爾古蘇在紹興為稱首十八
年十二月大明兵取蘭谿且逼婺而宜孫母實在婺城
宜孫泣曰義莫重於君親食祿而不事其事は無君也
母在難而不赴は無親也無君無親尚可立天地間哉

即遣胡深等將民兵數萬往赴援而親率精銳為之殿
兵至婺與大明兵甫接即敗績而還時經略使李國鳳
至浙東承制拜宜孫江浙行省參知政事階中奉大夫
明年大明兵入處州宜孫將數十騎走福建境上欲圖
報復而所至人心已散事不可復為歎曰處州吾所守
者也今吾勢已窮無所於往不如還處州境死亦為處
州鬼耳既還至處之慶元縣為亂兵所害事聞朝廷贈
推誠宣力効節功臣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上柱國追

封越國公謚忠愍穆爾古蘇者寧夏人也字善卿至正十四年進士授紹興路錄事司達魯噶齊苗軍主將楊諤勒哲在杭縱軍鈔掠莫敢誰何民甚苦之俄有至紹興城中強奪人馬者穆爾古蘇擒斬數人苗軍乃懼不敢復至其境穆爾古蘇名聲遂大振會江南行臺移治紹興檄穆爾古蘇為行臺鎮撫乃大募民兵為守禦計處州山賊焚掠婺之永康東陽穆爾古蘇提兵擊之與舒穆魯宜孫約期夾攻其巢穴山賊以平擢江東廉訪

司經歷仍留紹興以兵衛臺治時浙東西郡縣多殘破
獨穆爾古蘇保障紹興境內晏然民愛之如父母江浙
省臣乃承制授行樞密院判官分院治紹興會方國珍
遣兵侵據紹興屬縣穆爾古蘇曰國珍本海賊今既降
為大官而復來害吾民可乎欲率兵往問罪先遣部將
黃中取上虞中還請益兵是時朝廷方倚重國珍資其
舟以運糧而御史大夫拜珠克與國珍素通賄賂情好
甚厚憤穆爾古蘇擅舉兵恐且生事即使人召穆爾古

蘇至其私第與計事至則命左右以鐵鎚撻死之斷其
頭擲廁溷中城中民間之不問男女老幼無不慟哭者
黃中乃率其衆復讐盡殺拜珠克家人及臺府官員掾
史獨留拜珠克不殺以告于張士誠士誠乃遣其將以
兵守紹興拜珠克尋遷行宣政院使監察御史珍通糾
言拜珠克陰害帥臣幾至激變不法不忠莫斯為甚宜
稽諸彝典寘于嚴刑於是詔削拜珠克官職安置湖州
而穆爾古蘇之寃始白

元史卷一百八十八

元史卷一百八十八考證

劉哈喇布哈傳十八年山東毛貴率其賊衆由河間趨

直沽 原刻作十七年按順帝本紀毛貴陷瀋州畧

柳林係十八年事續通鑑亦同今據改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元史卷一百八十九至
九十三

檢討臣翁樹培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鈴

欽定四庫全書

元史卷一百八十九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七十六

儒學一

前代史傳皆以儒學之士分而為二以經藝顯門者為儒林以文章名家者為文苑然儒之為學一也六經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則所以載夫道者也故經非文則無

以發明其旨趣而文不本於六藝又烏足謂之文哉由是而言經藝文章不可分而為二也明矣元興百年上自朝廷內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經能文顯著當世者彬彬焉衆矣今皆不復為之分別而采取其尤卓然成名可以輔教傳後者合而錄之為儒學傳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也太宗乙未歲命太子庫春帥師伐宋德安以嘗逆戰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楊惟

中行中書省軍前姚樞奉詔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
凡儒生掛俘籍者輒脫之以歸復在其中樞與之言信
奇士以九族俱殘不欲北因與樞訣樞恐其自裁留帳
中共宿既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遽馳馬周號積屍間
無有也行及水際則見復已被髮徒跣仰天而號欲投
而未入樞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
世隨吾而北必可無他復強從之先是南北道絕載籍
不相通至是復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付

樞自復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
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
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强之仕惟中聞復論
議始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
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
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義
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
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

后別著伊洛發明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既退隱蘇門乃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為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未喪本為戒以自修讀易

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為勉其愛人以德類若此復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

張頴字達善其先蜀之導江人蜀亡僑寓江左金華王栢得朱熹三傳之學嘗講道於台之上蔡書院頴從而受業焉自六經語孟傳註以及周程張氏之微言朱子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柢用功既專久而不懈所學益弘深微密南北之士鮮能及之至元中行臺中丞吳曼慶聞其名延至江寧學宮俾子弟受業中

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書者皆遣從顓游或開
私塾迎之其在維揚來學者尤衆遠近翕然尊為碩師
不敢字呼而稱曰導江先生大臣薦諸朝特命為孔顏
孟三氏教授鄆魯之人服誦遺訓久而不忘顓氣宇端
重音吐洪亮講說特精詳子弟從之者誦誦如也其弟
子知名者甚多如瓜爾佳之奇楊剛中尤顯顓無子有
經說及文集行世吳澄序其書以為議論正援據博貫
穿縱橫儼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至正中真州守臣以

顏及郝經吳澄皆嘗留儀真作祠宇祀之曰三賢祠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谿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武肅王嫌名更為金氏履祥從曾祖景文當宋建炎紹興間以孝行著稱其父母疾齋禱于天而靈應隨至事聞于朝為改所居鄉曰純孝履祥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歷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栢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于黃榦而榦親承朱

熹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誼益邃時宋之國事已
不可為履祥遂絕意進取然負其經濟之略亦未忍遽
忘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
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
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叙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
下至巨洋別隄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
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
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德祐初以迪功郎

史館編校起之辭弗就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履祥屏居
金華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
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
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
事母子分配為隸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貲營購卒贖
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何
基王栢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
師弟子之繫於常倫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光作資

治通鑑秘書丞劉恕為外紀以記前事不本於經而信
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
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
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
削之所加也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
辟經為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厯胡氏皇王大紀之例
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
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通鑑之前勒為一書

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儒先所未發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註四卷謙為益加校定皆傳于學者天厯初廉訪使鄭允中表上其書于朝初履祥既見王栢首問為學之方栢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

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為
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
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蓋栢字也當時議者以為
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靜栢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
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已者也履祥居仁山之下
學者因稱為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統初里人吳師道
為國子博士移書學官祠履祥于鄉學至正中賜諡文
安

許謙字益之其先京兆人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尚書八世祖仲容太子洗馬仲容之子曰洸曰洞洞由進士起家以文章政事知名于時洸之子實事海陵胡瑗能以師法終始者也由平江徙婺之金華至謙五世為金華人父觥登淳祐七年進士第仕未顯以歿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以自課取四部書分晝夜讀之雖疾恙不廢既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為學若

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醎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於書無不讀窮探聖微雖殘文美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為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辭約意廣讀者安可以易心求之乎讀詩集傳有

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考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
備仍存其一義旁采遠援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
叢說六卷其觀史有治忽幾微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
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
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為光
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幾也故附於續經
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又有自省編畫之所為
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為也其他若天文地理典

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說亦靡不該
貫旁而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蘊嘗謂學者孰不曰闢異
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辯其同異別其是
非也幾希又嘗句讀九經儀禮及春秋三傳於其宏綱
要領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而見
之其後吳師道購得呂祖謙點校儀禮視謙所定不同
者十有三條而已謙不喜矜露所為詩文非扶翼經義
張維世教則未嘗輕筆之書也延祐初謙居東陽八華

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不憚百舍來受業焉其教人也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已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詞不能自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攝其粗疎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情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謙篤於

孝友有絕人之行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里閭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為耻縉紳先生之過其鄉邦者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謙觀其會通而為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大德中熒惑入南斗句已而行謙以為灾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侵謙貌加瘠或問曰豈食不足邪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邪其處心蓋如此廉訪使劉庭直副使趙宏偉皆中州雅望於謙深加推服論薦于朝中外名臣列

其行義者前後章數十上而郡復以遺逸應詔鄉闈大
比請司其文衡皆莫能致至其晚節獨以身任正學之
重遠近學者以其身之安否為斯道之隆替焉至元三
年卒年六十八嘗以白雲山人自號世稱為白雲先生
朝廷賜諡文懿先是何基王栢及金履祥歿其學猶未
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為朱熹之
世適江浙行中書省為請于朝建四賢書院以奉祀事
而列于學官同郡朱震亨字彥修謙之高第弟子也其

清修苦節絕類古篤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

陳櫟字壽翁徽之休寧人櫟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七歲通進士業十五鄉人皆師之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憤致力於聖人之學涵濡玩索貫穿古今嘗以謂有功於聖門者莫若朱熹氏熹沒未久而諸家之說往往亂其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亡慮數十萬言凡諸儒之說有畔於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則

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備者復為說以補其闕於是朱熹之說大明於世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有司強之試鄉闈中選遂不復赴禮部教授於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性孝友尤剛正日用之間動中禮法與人交不以勢合不以利遷善誘學者諄諄不倦臨川吳澄嘗稱櫟有功於朱氏為多凡江東人來受學於澄者盡遣而歸櫟櫟所居堂曰定宇學者因以定宇先生稱之元統二年卒年八十三揭傒斯誌其墓乃與吳澄並稱

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于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俱而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為知言胡一桂字庭芳徽州婺源人父方平一桂生而穎悟好讀書尤精於易初饒州德興沈貴寶受易於董夢程夢程受朱熹之易於黃榦而一桂之父方平及從貴寶夢程學嘗著易學啟蒙通釋一桂之學出於方平得朱熹

氏源委之正宋景定甲子一桂年十八遂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遠近師之號雙湖先生所著書有周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啟蒙翼傳朱子詩傳附錄纂疏十七史纂並行于世其同郡胡炳文字仲虎亦以易名家作易本義通釋而於朱熹所著四書用力尤深餘干饒魯之學本出於朱熹而其為說多與熹牴牾炳文深正其非作四書通九辭異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辭同而指異者析而辯之往往發其未盡之蘊東南學者因其

所自號稱雲峰先生炳文嘗用薦者署明經書院山長
再調蘭溪州學正

黃澤字楚望其先長安人唐末舒藝知資州內江縣卒
葬焉子孫遂為資州人宋初延節為大理評事兼監察
御史累贈金紫光祿大夫澤十一世祖也五世祖拂與
二兄播揆同年登進士第蜀人榮之父儀可累舉不第
隨兄驥子官九江蜀亂不能歸因家焉澤生有異質慨
然以明經學道為志好為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復思久

之如有所見作顏淵仰高鑽堅論蜀人治經必先古注
疏澤於名物度數考覈精審而義理一宗程朱作易春
秋二經解二禮祭祀述略大德中江西行省相臣聞其
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使食其祿以施教又為山長
於洪之東湖書院受學者益衆始澤嘗夢見夫子以為
適然既而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手授所較六經字
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始悟所解經多徇舊說為非是
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於文王周

公秩滿即歸閉門授徒以養親不復言仕嘗以為去聖
久遠經籍殘闕傳注家率多傳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
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
入然後可以窺見聖人之本真乃揭六經中疑義千有
餘條以示學者既乃盡悟失傳之旨自言每於幽閒寂
寞顛沛流離疾病無聊之際得之及其久也則豁然無
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已前沿而下之凡邃古
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

掌然後由伏羲神農五帝三王以及春秋之末皆若身
在其間而目擊其事者於是易春秋傳注之失詩書未
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
皆渙然冰釋各就條理故於易以明象為先以因孔子
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為主而其機括則盡在十翼
作十翼舉要忘象辯象略辯同論於春秋以明書法為
主其大要則在考覈三傳以求向上之功而脉絡盡在
左傳作三傳義例考筆削本旨又作元年春王正月辯

諸侯娶女立子通考魯隱公不書即位義殷周諸侯禘
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作丘甲辯凡如是者十餘
通以明古今禮俗不同見虛辭說經之無益嘗言學者
必悟經旨廢失之由然後聖人本意可見若易象與春
秋書法廢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又
懼學者得於創聞不復致思故所著多引而不發乃作
易學濫觴春秋指要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其於禮學
則謂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淺作禮經復古正言

如王肅混郊丘廢五天帝併崑崙神州為一趙伯循言
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始祖配之而不及羣廟之
主胡宏家學不信周禮以社為祭地之類皆引經以證
其非其辯釋諸經要旨則有六經補注詆排百家異義
則取杜牧不當言而言之義作翼經罪言近代覃思之
學推澤為第一吳澄嘗觀其書以為平生所見明經士
未有能及之者謂人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
望真其人乎然澤雅自慎重未嘗輕與人言李洄使過

九江請北面稱弟子授一經且將經紀其家澤謝曰以君之才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余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洞歎息而去或問澤自悶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澤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子以為區區人力所致耶澤家甚窶貧且年老不復能教授經歲大祓家人采木實草根以療饑晏然曾不動其意惟以聖人之心不明而經學失傳若已有罪為大戚至正六年卒年八十七其

書存于世者十二三門人惟新安趙沅為高第得其春秋之學為多

蕭顗字惟斗其先北海人父仕秦中遂為奉元人顗性至孝自為兒時翹楚不允稍出為府史上官語不合即引退讀書南山者三十年製一革衣由身半以下及臥輒倚其榻玩誦不少置於是博極羣書天文地理律厯算數靡不研究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斗為識字人學者及其門受業者甚衆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

道旁疑醵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翁居後耳醵令隨至
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愧謝還之鄉人有至
城中暮歸者遇寇欲加害詭言我蕭先生也寇驚愕釋
去世祖分藩在秦辟醵與楊恭懿韓擇侍秦邸醵以疾
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即其家具宴為賀
使一從史先詣醵舍醵方汲水灌園從史至不知其為
醵也使飲其馬即應之不拒及冠帶迎賓從史見醵有
懼色醵殊不為意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

賢侍讀學士皆不赴大德十一年拜太子右諭德扶病
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為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尋
以病力請去職人問其故則曰在禮東宮東面師傳西
面此禮今可行乎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
德疾作固辭而歸卒年七十八賜諡貞敏制行甚高
真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為文辭立意精深言近
而指遠一以洙泗為本濂洛考亭為據闢輔之士翕然
宗之稱為一代醇儒所著有三禮說小學標題駁論九

州志及勤齋文集行于世韓擇者字從善亦奉元人天
資超異信道不惑其教學者雖中歲以後亦必使自小
學等書始或疑為陵節勤苦則曰人不知學白首童心
且童蒙所當知而皓首不知可乎擇尤邃禮學有質問
者口講指畫無倦容士大夫游宦過秦中必往見擇莫
不虛往而實歸焉世祖嘗召之赴京疾不果行其卒也
門人為服總麻者百餘人侯均者字伯仁亦奉元人父
母蚤亡獨與繼母居賣薪以給奉養積學四十年羣經

百氏無不淹貫旁通釋老外典每讀書必熟誦乃已嘗
言人讀書不至千徧終於已無益故其答諸生所問窮
索極探如取諸篋笥名震關中學者宗之用薦者起為
太常博士後以上疏忤時相意不待報可即歸休田里
均貌魁梧而氣剛正人多嚴憚之及其應接之際則和
易款洽雖方言古語世所未曉者莫不隨問而答世咸
服其博聞

同恕字寬甫其先太原人五世祖遷秦中遂為奉元人

祖昇父繼先博學能文廉希憲宣撫陝右辟掌庫鑰家
世業儒同居二百口無間言恕安靜端凝羈州如成人
從鄉先生學日記數千言年十三以書經魁鄉校至元
間朝廷始分六部選名士為吏屬關陝以恕貢禮曹辭
不行仁宗踐阼即其家拜國子司業階儒林郎使三召
不起陝西行臺待御史趙世延請即奉元置魯齋書院
中書奏恕領教事制可之先後來學者殆千數延祐設
科再主鄉試人服其公六年以奉議大夫太子左贊善

召入見東宮賜酒慰問繼而獻書歷陳古誼盡開悟涵
養之道明年春英宗繼統以疾歸致和元年拜集賢侍
讀學士以老疾辭恕之學由程朱上遡孔孟務貫決事
理以利於行教人曲為開導使得趣向之正性整潔平
居雖大暑不去冠帶母張夫人卒事異母如事所生父
喪哀毀致目疾時祀齋肅詳至嘗曰養生有不備事猶
可復追遠有不誠是誣神也可追罪乎與人交雖外無
適莫而中有繩尺里人借驛而死償其直不受曰物之

數也何以償為家無儋石之儲而聚書數萬卷扁所居
曰渠菴時蕭軒居南山下亦以道高當世入城府必主
恕家士論稱之曰蕭同恕自京還家居十三年縉紳望
之若景星麟鳳鄉里稱為先生而不姓至順二年卒年
七十八制贈翰林直學士封京兆郡侯諡文貞其所著
曰渠菴集二十卷恕弟子第五居仁字士安初師蕭軒
弱冠從恕受學博通經史躬率子弟致力農畝而學徒
滿門其宏度雅量能容人所不能容嘗行田間遇有竊

其桑者居仁輒避之鄉里高其行義率多化服作字必楷整遊其門者不惟學明而行加修焉卒之日門人相與議易名之禮私諡之曰靜安先生

安熙字敬仲真定藁城人祖滔父松皆以學行淑其鄉人熙既承其家學及聞保定劉因之學心向慕焉熙家與因所居相去數百里因亦聞熙力於為己之學深許與之熙方將造其門而因已歿乃從因門人烏叔備問其緒說蓋自因得宋儒朱熹之書即尊信力行之故其

教人必尊朱氏然因之為人高明堅勇其進莫遏熙則
簡靚和易務為下學之功其告先聖文有曰追憶舊聞
卒究前業灑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
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
於鄉其用功平實切密可謂善學朱氏者熙遭時承平
不屑仕進家居教授垂數十年四方之來學者多所成
就既歿鄉人為立祠於藁城之西甕鎮其門人蘇天爵
為輯其遺文而虞集序之曰使熙得見劉氏廓之以高

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當益昌大於時矣

元史卷一百八十九